

文 楼

院

文匯出版社



# 在纽约的书房里



董鼎山著

作家卖书靠玉照  
诺贝尔奖得主对另一得主的忠告  
厄普代克谈性  
偷书  
梅勒的妙语  
重温海明威  
活地·阿伦的悲剧

Z A I N  
I U Y  
U

E D E S H U  
F A N G L I

ZAI NIU YUE DE SHU FANG LI

阁 楼 文 从

# 在纽约的书房里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季桂保  
封面装帧：周夏萍

· 阁楼文丛 ·  
**在纽约的书房里**  
董鼎山 著

---

文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8,000  
印刷：1—10,000      印张：5.375  
ISBN7—80531—418—7/G·260  
定价：8.00 元

# 自序

过去数年来我常为一阵低调的情绪侵袭，虽然曾在北京、上海、香港、纽约发表了不少文字，积聚了许多剪报，总为不能凑成集子烦恼。台湾圆神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得好，当代青年读者对较为严肃的讨论文学的文章已没有兴趣。她于1988年替我出了《西窗拾叶：漫话欧美文坛》后，曾再要去了我的大部积稿，准备连年不断地出下去。可是《西窗拾叶》不能广销赚钱，她遗憾地退稿，责怪台湾大学生（她起初以为大学生是我作品的对象）对阅读欧美文学兴趣的低落。这种情况似乎很普遍，到处畅销的读物是武侠或爱情小说。多年来，国内出版社也对我同样冷淡，上海有一位文友多年前把我的文稿要去，已经排好纸样，出版社迟迟不敢付印，惟恐亏本。

因此，此次文汇报周忧先生热心协助出版这本《在纽约的书房里》，令我非常高兴。过去一、二年内，国内的出版情势确又有变化，各地争出有关读书趣味的丛书，证明读者的口味又在趋向严肃认真。去年兰州敦煌文艺出

版社替我出了《第三种读书》，突然间，我惊喜地发现，读者又在留意我的作品了。

我早于 1979 年《读书》创刊号开始，即为国内读者介绍欧美文学。近七、八年来，鉴于门户的开放，大量外国读物的进口，大批留学生出国攻读，我已觉得没有继续那个专栏的必要，我的写作方向也有转变。

《在纽约的书房里》所收的多是比较轻松的有关欧美文坛的轶闻与我自己的读书随感。1989 年自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后，我多的是时间，除了旅行以外，大部分化在阅读上。（有人问我退休后是否觉得寂寞无聊，我指着书房、卧室、客室里大堆散布的杂志、报纸、书籍，不必作解释。）恰好香港《大公报》副刊部门主编冯广烈先生邀我替他辟个一周二次的专栏（取名《西洋镜》），写些短小精悍、充满讯息与趣味的报道与读后感。于 1990 年开始，我已写了好几年，至今尚在继续中。这个集子中是精选的一部份，另加上几篇个人随笔。

我特别要致谢的是舍弟乐山。他好像当了我的文学代理人。他住居北京的方便成为要寻找我的出版界朋友的方便。我兄弟俩都已年过七十，一生来读书写作兴趣相同，五十年来的两地隔离都未影响我们精神的汇合。我常常痴想我们如有机会用两个角度分别合写一部回忆录将会有什果实。

（1996 年 2 月 7 日于纽约）

# 目 录

自序	(1)
作家卖书靠玉照?	(1)
“与蜥蜴蜘蛛为伍……”	(6)
帕兹谈诗与社会	(8)
诺贝尔奖得主对另一得主的忠告	(10)
一位书评家之死	(12)
略萨新著《赞赏继母》	(14)
《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	(16)
畅销书榜的权威性	(18)
《西方世界巨作》的纠纷	(20)
厄普代克谈性	(22)
大编辑都是外国人	(24)
偷书	(26)

另一种查禁 .....	(28)
间谍小说的没落? .....	(30)
《星期六评论》主编 .....	(32)
文学·种族·政治 .....	(34)
剧艺世家巴里摩 .....	(36)
散文大师的选集 .....	(38)
新闻杂志的竞争 .....	(40)
《陌生地的陌生人》 .....	(42)
不读书的习惯 .....	(44)
“全球性的出版” .....	(46)
小型百科全书 .....	(48)
出版界新噱头 .....	(50)
黑人作家起运 .....	(52)
马尔可姆·鲍西的新作 .....	(54)
狄更斯的秘密情妇 .....	(56)
文学奖的宗教歧视 .....	(58)
观《西贡小姐》 .....	(60)
文学代理人的嗅觉 .....	(62)
柯辛斯基的自杀 .....	(64)
莎琴特的《上海》 .....	(66)
美与女权的论争 .....	(68)
拉铁摩尔回忆录 .....	(70)

塞翁失马.....	(72)
女诗人的隐私 .....	(74)
写作的“奥秘” .....	(76)
抄袭的风气 .....	(78)
从石挥到白兰度 .....	(80)
黑人的大胆描写 .....	(82)
所谓“政治正确” .....	(84)
卖过淫的女教授作家 .....	(86)
最具影响的书 .....	(88)
格林的最后遗言 .....	(90)
畅销小说家的制造 .....	(92)
女权主义者的忏悔录 .....	(94)
格林威治村 .....	(96)
关于亚瑟·米勒 .....	(98)
诗人的荣誉 .....	(100)
梅勒的妙语 .....	(102)
重温海明威 .....	(104)
一个作家的生涯 .....	(106)
艾伦逊新闻奖 .....	(108)
电话谈性的“严肃”小说 .....	(110)
瑞典的“性革命” .....	(112)
科幻小说奇才 .....	(114)
《儿子们与情人们》 .....	(116)

美国左翼思想的发展	.....	(118)
文学作家与黄色新闻	.....	(120)
替慈禧呼冤?	.....	(122)
左翼文人的粉红色生活	.....	(124)
美国作家在纽约示威	.....	(126)
《50年代的纽约》	.....	(128)
“契佛世家”的作品	.....	(130)
孤傲的旅游者	.....	(132)
笨拙的抄袭家	.....	(134)
书的推销术	.....	(136)
海明威脱裤惊艳	.....	(138)
萨特自述性生活	.....	(140)
柯辛斯基自杀真相	.....	(142)
桑塔格写爱情小说	.....	(144)
《尤利西斯》又起论争	.....	(146)
她促成黑人买书	.....	(148)
活地·阿伦的悲剧	.....	(150)
美国第一号专栏家	.....	(152)
普立策奖作家写性史	.....	(154)
阿尔贡肯旅馆的变迁	.....	(156)
逝世作家的火灾	.....	(158)
名家手稿的启示	.....	(160)
一张漫画的纠纷	.....	(162)

# 作家卖书靠玉照？

新书的书封外壳往往是销售的利器之一，特别是如果作者是位年轻美貌的女性。爱瑞卡·钟(Erica Jong)的处女作《怕惧飞行》(Fear of Flying)一举成名，未始不与她在书封后页一张满头金发满口贝齿的玉照有关。在这里，小说的内容(含有大胆的性爱描写)与作者的外表就引起读者遐思，成为一个畅销的大因素。

1977年，当洛克珊·维特基(Roxane Witke)的《江青同志》出版时，书封后的全幅作者玉照(满头褐红发与魅人的微笑)无疑也引起读者的魅惑；这是一本学术性的严肃的书，读者未料一位女学者会如此年轻貌美，惊奇之余，纷纷购书的一定也有。但洛克珊的自尊心不容朋友这么想。某次我偶提及，她便有些愠怒。不过她却同意我所指出江青所赠《庐山汉阳峰》小诗上的题名称呼的音误。“维特克夫人”的准确音译应是“维特基夫人”。正如国内的文学翻译者往往将作家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的姓误译为“卡波特”。(再举一例，Char-

lotte Bronte 的译音应是夏绿特·勃朗蒂，而不是夏绿蒂·勃朗特。)

我有好久没有见到洛克珊了。去年她在电视上接受访问，脸庞比前消瘦一些，但是风韵犹存。她正在写小说，我希望她的近作成功。

出版既是一门生意，出版商当然尽量找寻促销书本的方法。负责宣传推广者门径众多，其中之一便是把女作家打扮起来。通俗小说作家丹尼尔·史蒂尔 (Daneille Steel)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作品（言情、色情小说）虽然不登文学大雅之堂，但都是畅销书。她平时是不加修饰的，但是她每本著作的封面都印有美艳的玉照。例如，近作《左雅》(Zoya) 的封面，戴了一顶豪华气十足的俄式皮裘帽，脸上化了妆。其实她本人喜欢一张“作者正在写作”那类的工作照片。她说：“我穿了睡袍写作，头发一个星期不梳。”这是一个作家的真实写照，可是书局不要。

很多的新书当然用不着作者玉照，特别是学术性、非虚构性的著作。名作家的照片往往是坐在打字机前，书桌旁，背景是从地板高达天花板的书架。玉照在书本的封面上，占哪个地位也很有道理。为人熟知的名作家与美艳的女作家常占了后页全幅，其他的就在折页内占了一个方块。那位不是以文学见称，而是以好莱坞艳闻闲话卖钱的女作家杰基·考玲斯 (Jackie Collins) 既美丽，又常在电视节目上出现，当然非以全幅玉照卖书不可。

书封的玉照也很可引起读者对陌生作家的注意。1948 年我初到美国只一年，就在密苏里大学图书馆被陈

列橱窗中两本新书封面作者玉照所吸引。《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作者是一位满头卷发粗犷气十足的青年，很配合书名。《别的语声，别的房间》(Other Voices, Other Rooms) 的作者是一位面貌姣好，金发碧眼的少年；他横躺在沙发上，向摄影机凝视。这张玉照也配合书名，(取得多么好！) 而我在那时已从照片观察出这位同性恋作家的女子气。诺曼·梅勒与杜鲁门·卡波蒂后来当然成为国际闻名的一流作家。我是同一代人，好像觉得是与他们一起成长的。

前年出版的《卡波蒂》传记作者杰罗·克拉克 (Gerald Clark) 在传记中提到这幅著名的玉照时有言：“卡波蒂没有预想到这张玉照，虽是为了推销，反而超过了书的重要性，而将一部分有实质的著作转化为被人目为高明广告术的产品。不过照片一直对卡波蒂的著作生涯有助；那张玉照虽然一时使她成为被人嘲笑的目标，但至少它达到原来的目的：它不但使她在文坛成名，而且也把她捧成她所做的社会名人。”

初出茅庐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年轻而上镜的，特别需要玉照来引起读者的注意。1988年6月，赛门舒斯特书局出版玛丽·盖茨克尔 (Mary Gaitskill) 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行为不检》(Bad Behavior)。书局的宣传部主任说：“玛丽的脸犹如安琪儿。我们将她的玉照与校样一起寄出去（按：美国出版界惯例，将尚未订成书的校样先寄给各刊物书评栏与书评家），使他们不得不加注意。”

安琪儿似的脸庞当然不会使一部品质低劣的书获得佳评，但是至少打进了第一关，引起书评家与书评编辑的

好奇。很多作家却不愿用他们的玉照来作宣传。评论家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就不屑此举。菲力浦·罗思 (Philip Roth) 也反对。他以为书的销售与否只靠书的实质，不应与作者的相貌有关。

身为通俗流行小说作家的丹尼尔·史蒂尔却没有这种自命清高的奢侈。她其实是位腼腆谦让的女士，但是书局一定要她打扮得犹如她小说中人物的豪华美艳。她并不喜欢浪费时间让书局摄影师来摆布摄出一张可以卖书的玉照。

严肃的女作家如安妮·泰勒 (Anne Tyler) 不爱出风头，往往给书局送一张旧照片充数。英国老作家格兰姆·格林 (Graham Greene) 常用他二十多年前的旧照。另一通俗流行小说作家西尼·谢尔顿 (Sidney Sheldon) 也叫书局可随便用任何贮存的照片。爱出风头的杰基·考玲斯却这么说：“作家不断用同一玉照，对读者太不公平。须知读者与你一同增长年龄。”若干爱出风头的女作家，每在新书出版时，甚至坚持用同一个著名的摄影师。一般而言，女读者较男读者更为好奇。

作者玉照的装饰如与小说内容相关，在销书上特别成功。上面所举的丹尼尔·史蒂尔的俄式皮裘帽便是一例，因为小说《左雅》是以俄国为背景。前年畅销小说《虚荣营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作者汤姆·沃尔夫 (Tom Wolfe) 是个喜爱衣饰华丽突出的浮夸俊男子。他的精装配身的白色西服、大红领带的装束乃是纽约新闻界与社交界的话资。由于《虚荣营火》的故事有关纽约社会与政治，他站在法院前面的一张照片，也是一个帮

助销书的因素。

去年一位青年女作家苏珊·米诺特 (Susan Minot) 的短篇小说集《色欲》(Lust) 被书局宣传部门大吹大擂一下。她有特殊的本钱。她的标致脸孔出现在各报刊。而故总统肯尼迪的女儿卡洛玲又是她的好友，也成为广告资料。

自命严肃的作家们则喜欢摆姿势：有的手持铅笔，有的伏在打字机上，有的站在书架前，满脸深思。我觉得对这些作家不必有批评。作家当然应该持笔、坐在打字机旁、站在书架前的，不然哪里有书生气？

# “与蜥蜴蜘蛛为伍……”

美国目前走红的一位黑人女作家是杰美加·金凯(Jamaica Kincaid)。书评家甚至把她的作品与托尼·莫理逊和阿丽丝·瓦格相比。她的最近新作名《璐茜》(Lucy)，是本自传性的小说。她本人的生活就充满传奇性。她的著作首先在著名《纽约客》杂志出现；由于该杂志深受文化界重视，她也一举成名。

她出身于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穷人家中，于17岁(1966年)时前来纽约当看顾小孩的女佣，从未受过大学教育，但性喜阅读。以后，她找些零工维持生活，在偶然机遇中与出版界人士相识，其中一位便是替《纽约客》的《满城风雨》经常撰稿的乔治·德罗。德罗偶读她的零篇作品，拿去给当时的《纽约客》主编威廉·萧恩(现因年老退休)看。萧恩把这个短篇一字不改地发表，那时她才25岁。

四年之后，1978年6月26日一期的《纽约客》发表了她的一篇小小说，长只一页，整篇只是一句不断的长

句。她用自己母亲教训女儿的声调写：

“……你这样的布置茶桌；你这样的布置晚餐桌；你这样的布置招待上客的晚餐桌；你这样的布置早餐桌；你这样的在不相识男人面前行为规矩，这样他们就不会把你当作贱女人……”

她的新颖作风立时受人注意。杰美加·金凯成名后曾出过三部短篇小说集。《璐茜》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她的所有作品都曾在《纽约客》发表。她的好运气受到很多青年作家的嫉妒。

她的丈夫是威廉·萧恩的儿子。可是他们的相识与《纽约客》杂志完全无关。在某次记者访问中，她这样说：“我自幼喜爱阅读，特别喜欢《简爱》，读了好几遍……因为爱好读书，我甚至成为一个窃贼，一个说谎者。我偷书，偷钱购书。书给予我最大乐趣——独个儿躺在屋子下看书，只与蜥蜴与蜘蛛为伍。”

# 帕兹谈诗与社会

1990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宣布之日（10 月 11 日），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兹（Octavio Paz）恰在纽约参加一个庆祝墨西哥文化的盛会。佳讯传来，他在纽约上城的酒店仓促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我也闻讯赶去。他年已 76 岁，穿深蓝色上装，灰色裤子，打了蓝色领带，颇有学者风度。在群集的各国记者面前，他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答复记者之问。

有人问他，诺贝尔奖是他的光荣，还是墨西哥的光荣。他答道：“对我来说，一个诗人不只代表一个地区，而是代表整个宇宙。作家是语文的侍仆，语文是社会的共有财产；而作家则是这种财产的卫护者。一个作家具有两项忠诚：一、他属于那个特别的作家集团；二、他也属于他祖国的文化。而我的祖国是墨西哥。”

帕兹谈诗：“诗人写人类的情况。一个作家不但要写得好，而且必须是社会的批判者。我的目的有二：一是做诗人，一是批判社会。”